

香港·严沁著



# 我的 心好 乱



远方出版社  
香港茂源出版有限公司

严沁著

丝语言情系列

# 我的心好乱

(香港) 严沁

远方出版社

**(内蒙) 新登字 7 号**

责任编辑: 王 彬

封面设计: 天 一

**丝语系列丛书**

**我的心好乱**

(香港) 严沁 著

---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4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32开 印张: 45 字数: 700千字

1994年 12月第一版 1996年 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80595-093-8/I·41

---

总定价: 58.80元

本册定价: 9.80元

## 内 容 提 要

幼萍和恒军因在公路上赛车而相识相惜并相恋，电光石火的陌生恋情意外经得起考验。就当二人陶醉在如诗如梦的春天，男方的母亲却横加阻挠，话说门不当户不对没脸见祖先，怎知这种荒谬的概念，竟也真的成了拆散他们的梦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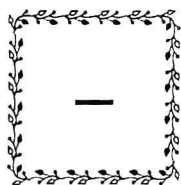
会改变是容颜，不会改变的是诺言，当得知恒军身患绝症，多少恩怨尽付云烟，误会摆一边，重逢最优先，二人尽释前嫌，在“倒数”的日子里片刻不离彼此身边，癌细胞蔓延，男主角痛苦的变了脸，女主角大哭大叫“我们没有明天”。再醒来，咦？幼萍和恒军二人相互瞪大了眼，庸人自忧好丢脸，恶梦醒来又是晨。

♣ 严沁作品 ♣

爱情弄假成真  
诺言欺人太甚  
你我热情如焚  
相知相依为命

※  
我的心好乱  
※

♣ 严沁作品 ♣



在往草屯宽敞的公路上，一辆黑色和另一辆白紫相间的一二五重型机车穿梭在拥挤的车潮中。

领先在前头的黑色机车的骑士是穿得一身的黑，黑色的无袖上衣搭配黑色的紧身裤，足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意大利短靴，黑色半指及腕的短手套仍隐藏不住她修长而灵活的手指，白皙的肤色在黑色装扮之下，显得格外的柔嫩。

黑色的安全帽遮去她的容貌，使人看不清她的长相，但却藏不住她那飘扬风速中，被阳光晒得发亮的及腰长发。

女骑士急速的左转穿入快车道，随即又向右方的小缝隙里钻，再加快速度，不但领先了她的对手，亦

脱离了长长一列的名贵轿车，大自宝士、BMW，小至嘉年华、MCRCH，全都被她抛至身后，让那些高性能、超高速的轿车车主望尘莫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区区两辆重型机车就这么嚣张地超越，真是让他们觉得脸上无光。

一场蛇形的穿梭特技使她很快的超越了她的对手，女骑士故意放慢了些速度，看着仪表上的指针降至八十，又瞄了一眼后视镜，紧追在她身后的对手看起来是那么的渺小。眼前的红绿灯亮起红灯，女骑士抓紧煞车，虽然她是个酷爱与风速赛跑的人，但最起码的，遵守交通规则是应该的。

她停在白线前，主要原因是遵守交通规则，二来是她可不想因为越线而被交通警察并罚单。谁说现在的警察看主情办事，但，为了不让她的荷包多了一项负债，她可愿差这么一点点距离被罚金。

她的对手赶上来了，白紫相间的机车停在她的左方，两个骑士并肩在同一线上。女骑士斜眼瞄了瞄她的竞争对手。

不容怀疑的，她的对手是个男性，因为她看见一件白色的纯棉T恤下裹着一片平坦的胸膛、宽厚的肩膀，若有人敢硬说她的对手是个女的，她会以一百万来和那个人打赌。再往上瞄，哇塞！还不错，古铜色的肌肤以及灌蓝高手里的赤木刚宪式的平头，这模样让他看起来并非健康而且清爽，好象很活力似的，直

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框眼镜，又显得斯文了些。

她发现到一点，在这条又宽又直的马路上，所有的车辆全都被他们抛在身后，这段路上只有全黑的她与全白的对手。很抢眼的搭配。

正当女骑士要打量她的对手，绿灯亮，她加紧油门向前驶去，但她的对手有一点奸诈的在对方的红灯刚亮而已方的绿灯未亮时便先溜了。

不过，对手没有戴安全帽毕竟输了她一截，因为他的头部绝对无法承受时速一百以上的风阻，再者，对手的车不新不旧，或许是在刚买来时没有好好的训练他的爱车，以至于对手的最高速度始终无法突破每小时八十五公里。

仗着这两个优势，女骑士在很短时间内超前对手，有一丝挑衅意味地向她的对手按了声喇叭，只见对手开怀的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也按了下喇叭，大概是受阳光的照射吧，她竟然看到他那口白牙闪过一道光芒。

女骑士很快的进入草屯市区，两旁的行道树遮住六月烈日的阳光，在红灯前停下，感觉格外的清凉。

一会儿，绿灯亮起，她的对手又犯了老毛病，总爱在对方刚亮红灯而自己这方尚未亮起绿灯时偷跑，照理说，这是犯规的，只可惜，现场并没有裁判在，所以，她无法指控她的对手犯规。

她有点不悦，心中突然闪过一计，捉弄捉弄他吧



女骑士趁着对方超前她数公尺距离，快速的打了左转的方向灯，当她转入另一条宽大的马路时，正好被一辆公路局的巴士挡住，不过，还是被她的对手发现了。

她的对手迅速的跟上，是她的对手被耍了，嘴角不住的上扬，捉弄人是件有趣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老爱犯规的竞争对手而言。

她由照后视镜看到她的对手又露出洁白的牙，哈！他一定在心里笑自己笨。她心想，这是给他一个教训。偷跑，多么不君子的行为呀！

当她到了南开工专校门前时，索性停下来，因为她觉得再这样继续“尬车”满无聊的，干脆就藉这个机会多认识一个朋友吧！她对她的对手招招手，示意要他下来。

这会儿，他又亮出他的招牌——洁白的牙，直直的傻笑着。

牙膏公司真该找他去拍广告才对的，她想。

“你好，我叫陈恒军。”陈恒军面带着友善的微笑，很有风度的伸出手。

“你好，我是吴幼萍。”吴幼萍推高安全帽的护目镜，握住他修长的大手，报以相同的笑容。

“很久没有这种追逐风的感觉了，和你‘尬车’真是令人愉快的一件事，以往和我一起较劲的都是我

的死党——一群血气方刚的好兄弟。这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尬车”。你的技术很不错，车子也保养得很好，只可惜我这辆车是朋友的，他从不骑车，再加上没戴安全帽，所以没法好好的发挥，和你一较长短。”

陈恒军深邃眼眸满是赞赏的看着吴幼萍，他发现她有一双迷人的大眼。

“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比一次，找个车辆更少的地方。说实在的，我很喜欢这种追逐风的感觉。”吴幼萍并未拿下她的安全帽，明知道这是不礼物的行为，但她不想让眼前这个陌生人这么快就看清她的外貌，不是她的长相难看，而是不想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知是否方便找个地方和你聊聊天？”陈恒军提出邀请，“对不起，这好象太唐突了。”他不好意思的推了推眼镜。

“不会呀。嗯……”吴幼萍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不如就到南开校园里的那片草坪好了，我很喜欢那块草地。”当她推下护目镜的同时对陈恒军说了，“等你。”

吴幼萍骑着机车进入校园，见陈恒军并没有马上跟进，难不成他要报刚刚被捉弄的一箭之仇？不会吧！他的肚量不会就这么狭小吧？

管它三七二十一，下来就算了，不过少认识一个朋友而已。她自愿自的停好机车，跃过水沟，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平躺在青葱的草地上。吴幼萍睁着漂亮有神的杏眼，看着天空朵朵白云的变化。

一会儿，听见一辆机车声，有些急促的样子。就是那个陈恒军了！吴幼萍肯定。

果真是他，手里还多了两杯饮料。吴幼萍仍平躺着，陈恒军见状只是在一侧盘腿而坐。还很细心的替她插好吸管，才把饮料递给她。

“谢谢。”吴幼萍受宠若惊的接过饮料，从没有一个男孩子为她这么做，这个陈恒军可是头一个，她坐起身子双手抱膝，喝了口柠檬汁。“先谈谈你吧！”

“我啊！来自一个健全的家庭，爸爸是商人，母亲则是个标准的家庭主妇，还有一个能干的姊姊。就这样，简简单单。你呢？”

我来自一个淳朴的地方——埔里，父亲是农夫，母亲一向在田里帮忙父亲，在我上头还有两个姊姊，一个固执但孩子气，另一个很活泼，不过很单纯，在我之前尚有一个可怜没人爱的小妹。和你比起来，稍微复杂了些。”

“不会呀，其实你们这样反而单纯，日子过得简简单单，没有太多的竞争，也不需要对人性的丑陋面，多好啊！”陈恒军轻松的躺下，不在乎一身的名

牌衣服会因此而弄脏。

吴幼萍不答话，因为她默认陈恒军所说。

“怎么了？不讲话。”不知为何，陈恒军在看她第一眼时更觉得对她有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可以肯定他是第一次遇见吴幼萍，但心中的这股感觉不禁让他怀疑这并非是他们第一次的碰面。

“认同你的话，所以才不讲话。”吴幼萍摇晃着饮料，纸杯里的冰块嘎嘎作响，随着吴幼萍以不同方式摇晃，而产生不同的节奏。

“你学过音乐？”爱好音乐的陈恒军猜测地问。…

“嗯，钢琴和声乐。一条没有走完的路。”

陈恒军看着她的侧脸，没有忽略她眼底的遗憾。

这时，他才发觉吴幼萍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向来，他对美丽的女孩子并不十分感兴趣，但，这回，他被吴幼萍的美所吸引。虽然，也不是他见过最美丽的女孩，但她是他见过最有个性的女子了。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很乐意听你说。”

吴幼萍摇摇头，“下次有机会！”她把饮料放在一旁，又躺下来，“你要上哪儿去？”

“找朋友，那辆骑不快的车的主人，他就住在附近，你呢？”

“当然是回家罗！刚和我的好朋友在台中市区分

完一支 MTV——‘印度支那’，满不错的，我很喜欢，它的开场吸引住我，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个排场。若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要是我把整个内容都告诉你了，这样就没什么乐趣了。我想你没看这部片子吧？”

“没有，听朋友介绍过，但一直没机会去看，我已经在脑子里安排时间了。你还在念书吧？”看她的书卷气还很重。

“嗯，我念资料处理科。”

“不错，现在很热门的科目，不过我建议你往程式设计这条路走，毕竟资料处理只是打打资料，这种重复性且不需大脑的工作不怎么适合你。”陈恒军又迷惑了，为什么他就出口的话听起来似乎他很了解她？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呀！没道理会这样。

“这我知道，不过我念资料处理的最主要原因是了解电脑，因为曾在电影上看见里面的角色以电脑做许多事情，而且一个人只有十只手指，却能控制这么多的键盘，所以，我才很好奇的选择资料处理。”

其实，她选择这门科系的最主要原因是便于她日后走写作这条路。但她不愿让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平时的她十分活跃，她不想再让人觉得多才多艺了，有时候，人若能收敛光芒，反而会替自己带来快乐。

“换你说，你在做什么？”

“当兵，还有一个月就退伍了。如果正确的说，只剩三个星期。”

“难怪你会理平头，不过，这样感觉比较清爽，‘不错看’。”

“不错看？”陈恒军不懂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好看呐！可别跟我说你不懂得闽南语。”

脑筋动了一下，“喔！我了解了。”“喔，还有，你很好诈喔！竟然都先溜，这是违反‘尬车规则’的，你知不知道？”她的口气只有不满，没有生气的味道。

面对她的指责，他笑了，而且笑的很贼，“老是输给一个女骑士，多丢脸的一件事呀，偷溜，是我唯一扳回面子的方式。你想，我会放弃吗？当然是不会嘛！”他自问自答，“再说，这个小动作就好在人生的路上，要想比别人早一步到达成功，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偷跑应该是被人许可的。”

“可是这样比赛就有失公平性了，再说，这是一种犯规的行为，有点可耻！”吴幼萍不赞同的说。

“天底下没有几件公平的事，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明白了。”世间有几件公平的事情？打从人类的出生，不平等便从此开始了，从天生的不公，到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都足以证明，天下没有公平这种

事。

既然陈恒军这么说了，吴幼萍也不想再继续和他辩论下去。

“我有一种感觉，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

“你是说……对彼此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陈恒军避开“似曾相识”的成语，这听起来似乎亲密了些，虽然他一点也不介意，但，他们终究间第一次见面，他不想吓着了了她。

“嘿，对呀，原来你也是，从我们一开始聊起时，便觉得你好象我的老朋友似的，感觉上一点也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真的！”吴幼萍再次强调。

“我也一样。”陈恒军很高兴吴幼萍也有这种感觉。

吴幼萍双手枕着头，她知道她的头发弄脏了，但她不在乎。舒服最要紧。这时，一阵微微的南风吹来，“真舒服，如果能在这里躺一下午，一定会睡着的。嘿，你还没告诉我你家住哪里哪！”

“喔，住台中市南屯区，但我自己在外租房子。”这一阵风吹来，风中飘着她的发香，淡淡的茉莉花香味。味道很清新，尤其是在火热的夏日，闻起来格外的舒服。

“这样啊，距离我们学校挺近的。”吴幼萍突然发现天空的云朵有了不同的变化，“瞧，那朵云像不

像是一只恐龙？”她手指着左上方的一片云。

“真的很像，旁边还跟了两只小恐龙，看到了没？”

趁着陈恒军抬头看云时，吴幼萍更仔细的打量他的穿着，一件白色尖领T恤，搭配一件洗得发白的淡蓝色牛仔裤，牛仔裤里有一双修长的腿，加上一双不旧不新的球鞋，很年轻的打扮，吴幼萍就喜欢男孩子这样的穿着，感觉很年轻很清爽。

随着阳光渐渐转弱，吴幼萍看看手腕上长方形的个性手表，“喔！已经五点了啦，只顾着跟你聊天，倒忘了我还得回家。”她急忙起身，不忘拿起饮料，她可是个重视环保的新生代。

“我们一起走。”说着，陈恒军也起身了，“要怎么样联络你呢？”陈恒军走了几步，有脚跨上不怎么高的水沟。拉了一把在后头跨得有点吃力的吴幼萍，当他握住她的手时，一阵暖流自手掌直窜至胸口。

他觉得自己的心被一头小鹿，喔，不，应该是小牛撞得七荤八素的。光是小鹿根本不足以形容他心中的震撼。

“我写在便条纸上给你。”吴幼萍自背包中拿出纸笔，迅速的写下她的电话住址，还有名字，她怕陈恒军光有她的电话却忘了她的名字。

“你的头发有一些干草，我帮你拿下好吗？”不



等她回答，他便动手开始为她清理发丝中的干草。

他慢慢的取下干草，滑顺的头发自他的指尖滑过，他有些醉了，他从不知女孩子的头发是如此滑溜，像个顽皮的小孩子似的，总是在指尖滑过，永远捉不住。“你的头发很漂亮。”他衷心的说。

“谢谢。它是我的宝贝及骄傲，我以它为荣！”吴幼萍笑了，并把便条纸递给发愣的陈恒军。“喂！给你。”

※  
我  
的  
心  
好  
乱  
※

陈恒军这才回过神，他被她吸引了。

他接过纸条，龙飞凤舞的字迹别有一番风味，他认识的女性当中，少有人的字是如此洒脱豪迈，柔婉中带有一刚硬，却仍能保有女性的娴静之美。“你的父母会不会因为有男生打电话给你而责备你？”

“只要你注意应有的礼节就不会了。”

陈恒军笑笑，自口袋中取出一张名片，“和我联络好吗？三个星期之后，我都会在台中。”

吴幼萍接过名片，是手写的笔迹，有名字、电话、住址，还有 B. B. CALL 的号码。“你随时都准备这样子的名片吗？”她避开陈恒军的请求，她不愿给人承诺，因为她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和他联络，说不定是她哪天心情不好时才会想到他，偏偏她这个人乐观得很，少有“郁卒”的时候，所以啦！她岔开话题。